

10.10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
无 锡 市 档 案 局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工作部编

北京 中国革命博物馆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二辑

内部发行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无锡市档案局 编

封面设计 陶士范

无 锡 革 命 史 料 选 辑

第 十 二 辑

无 锡 市 太 湖 印 刷 厂 印 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 米

字 数 100000 印 数 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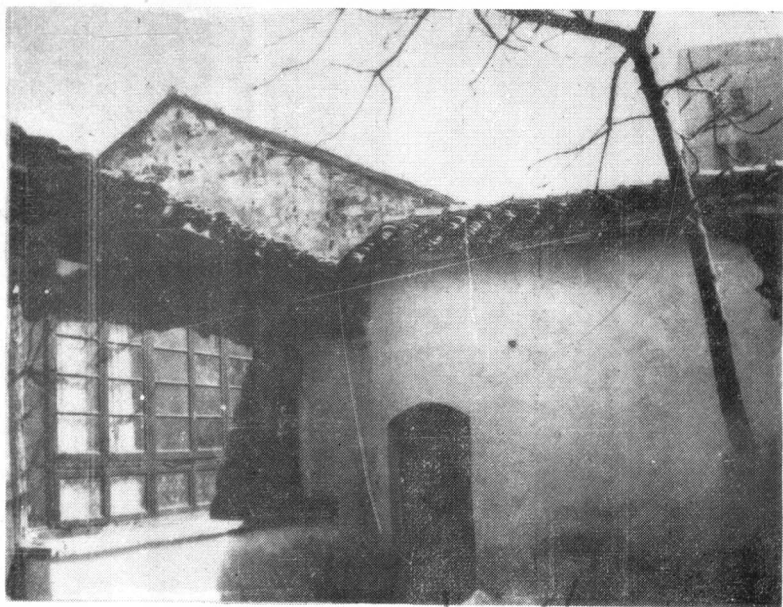
1988年10月印 工 本 费 0.80 元

江 苏 省 内 部 报 刊 准 印 证 第 3076 号



门旧址。

瞿秋白在无锡秦家弄的读书处。
瞿秋白在无锡教书的杨氏私立江陂国民学校校



高文华烈士狱中手迹。
谭震林和夫人葛慧敏一九三九年六月摄于安徽
繁县中分村。一九四〇年四月谭震林即来到苏南东路地
区。



目 录

·瞿秋白研究·

- 瞿秋白在锡遗踪考辨……………尤 伟 周汉成 (1)
回忆瞿秋白烈士……………秦讷敏 (10)
秋白逸事……………秦讷敏 (13)

·回忆录·

- 回忆北夏民众教育实验区……………秦柳方 (17)
太湖地区的财经工作……………朱如言 陈 真 (28)
接送皖南事变前后的人员和物资……………何霖 王平 孙石 (36)
我在苏南的工作经历……………李 中 (40)

·专题调查·

- 无锡地区推行抗日教育简况……………许海泉 廖志儒 (48)
澄西大刀会……………许鼎贻 (58)
抗战期间中共宜兴县委的整风情况……………管新元 (69)
新四军收复宜兴和北撤……………顾红军 (74)

·访问记·

钢人铁马与贤妻良母

- 访谭震林夫人葛慧敏……………徐来法 (82)

·人物事略·

高文华狱中诗(二首)

饿囚之哀叫……………(88)

饿囚之死……………(93)

人民教育家俞庆棠教授……………秦柳方 徐为棠(101)

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的信……………俞庆棠(114)

清官吴翼……………赵谷怀(122)

忆启祥……………沙 路(133)

艰苦奋斗 自我牺牲

——纪念杨根思烈士……………朱启祥(139)

·小资料·

瞿秋白简历……………(12)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览……………(81)

几个时期人民军队数字统计……………(121)

史海点滴(一)……………(57)

史海点滴(二)……………(68)

史海点滴(三)……………(142)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7—12辑要目……………(143)

瞿秋白在锡遗踪考辨

尤 伟 周汉成

从五十年代起，北京、南京、常州等地的史学工作者，多次来无锡寻觅瞿秋白烈士的遗踪，但许多问题始终存疑，甚至一些回忆文章和研究论著，亦不乏含糊其事、以讹传讹之处。近几年来，笔者作了番寻踪追迹及查考核对，庆幸发现一些新的材料，解开了部分疑团，似可供“瞿学”研究者们参考。

秋白和无锡亲戚的交往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1921年著的散文《饿乡纪程》中说，他“还有一个表姐，从小没有母亲，和我一处长大的，他家亦是破产的‘士的阶级’，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非常的多，非但自己创不起小家庭，还非得遵从家族经济的原则，所谓仰事俯蓄，艰难得很。我表姐感着‘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生活起疑问。他又何尝能解决他呢？”

这位表姐姓杨，名庆令，是秋白大姨母（名阿叙）之女，比秋白长8岁。她自幼丧母，是寄居在武进姨母家和秋白一处长大的。1911年嫁给无锡驳岸上秦耐铭（小名阿奎）为妻，邻里与平辈均称她“奎嫂嫂”。公公秦光磊（字少岩）在外县做过小吏，后来家境衰败，所以秋白说他家也是破“产的‘士’的阶级”。

秦耐铭比秋白长10岁。他受过高等师范教育，专攻英文、国文，曾在无锡私立秦氏公学、光华小学等教过国文，也在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县初中、辅仁中学和武进师范、武进雪堰桥中学等教过英文、国文。夫妇俩生有四子一女，以微薄的教师薪水维持生活，故《饿乡纪程》中说他们“儿女非常的多”，生活“艰难得很”。

瞿秋白和表姐一家感情极好，是“有情意的亲戚”。秋白母亲在给耐铭夫妇的书信中常说：“阿双（秋白的小名）年龄大起来了，他的父亲不管一切，最好跟他姐夫在一起，可以研究些学问。”①正是如此，1916年1月下旬，耐铭夫妇去常州瞿家小住时，秋白母亲要求他们带中学辍业在家的秋白到无锡居住。她当面对秋白说：“如果能在锡久住，觅到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常州离无锡仅百里之遥，来去便当，每隔两星期，你尽可回家来看我。”一周后，秋白依从母嘱，很高兴地跟着来到无锡。后来秦耐铭回忆这段往事说：“时值农历年关，不免有些俗务忙碌，不能时常去照顾他，而他独自在书房里，埋头看书，神态安闲，并不感觉不习惯。回锡后第三天，我们和秋白到惠山去玩，在景微堂前面喝茶，那天天气还暖，秋白兴致勃勃地说：‘我喝这许多有名的泉水到肚子里，要泛出许多诗句来了。’当晚吃完晚饭，他果然到我房中，拿了张纸，上面写了游惠山七律诗两首。他在无锡……每逢他思想上有感触，兴会所至，常有诗作给我们看。”②

秋白“埋头看书”的这间书房，位于秦耐铭卧室的左侧。秦氏本为无锡大族，在驳岸上秦家弄有一片祖产。耐铭一家住的是宅后的一座花厅，名“经畬堂寄硯斋”，属明代建筑（现为人民路46号之2）。清光绪年间，他家在天井边搭建了一间简陋书房，

占地10平方米左右，北向开门进出，西向有两扇玻璃短窗。现在，这间书房依然存在，南面另开了大门，窗户也已经过改造。当年瞿秋白在这里暂栖和阅读书籍。耐铭对格律诗词素有研究，曾送给秋白一些唐诗集子，并利用业余时间给他辅导讲解。③鉴于秋白家生活艰苦，耐铭尽力为之谋求职业。经过辗转相托，于1916年2月中旬介绍去南门外景云市(人口满5万称市，不满5万为乡)江溪桥堍的江陂国民学校任教。秋白常常于星期六下午步行回城，留宿在秦家。

耐铭的大妹秦振玉长得极为秀美，且与秋白感情颇好。表姐曾有心为之撮合，并对婆婆提过此事。1916年春节期间，秋白曾在表姐家高高兴兴地和振玉等人玩过“掷状元筹”的游戏。④2月8日(农历丙辰正月初六)，秋白母亲金蕪因债台高筑被迫服红火柴头自尽。次日上午10点钟，秋白在表姐家突然接到父亲的告急快信(一些文章说是“电报”，这不确，)⑤即由耐铭夫妇陪同奔丧回常州，过了头七才返锡。

心情苦闷、徬徨的秋白并不甘心久困于“穷乡僻壤”的江陂小学。为了寻找新的生活道路，他任教半年后便向学校辞职。

1923年夏，从苏联归来的瞿秋白去上海工作。火车路过无锡时，又去探望了耐铭夫妇。午餐桌上，表姐夫疑惑不解地问他：“都说赤化恐怖，究竟如何呢？”秋白反映敏捷，指着案上栽着的一盆红萝卜说：“就和它一样，外面通红，里面雪白，是很纯洁的。”接着，又讲了番共产党为人民谋求解放的道理。⑥

过了几个月，耐铭伉俪收到秋白的一封长信，信尾附注道：“弟已改名子源，来信不必写秋白二字。”⑦想不到这封信，竟成了秋白留给表姐夫妇的最后手迹。

秋白在锡任教及其他

秋白到无锡当教员，最先见诸他写的《饿乡纪程》：“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

1957年，68岁的秦耐铭也撰文说：南门外江陂国民学校是由书塾改建的单级小学，设备极其简陋。秋白在这里“找到一个教算术、唱歌、图画的教师位置，月薪十元”。1979年，秋白的好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也证实此事：“后得表姐夫秦耐铭介绍，允在无锡南门外江溪桥（旧名镢子桥）杨氏庄所办的杨氏小学，代谋一小学教师。”

经我们多处调查，瞿秋白至杨氏国民学校当教员，并非秦耐铭的直接介绍，而是秦耐铭委托了在秦氏公学任教时的同事华仲远（又名华征治）；华仲远又委托了在城内东河头巷家的邻居钦心培。钦心培系景云市钦家里乡人，任景云市副董，市公所设在江溪桥，他再委托附近的杨氏小学校长许若杞（其家亦在东河头巷）。这样辗转相托，终于谈妥了此事，然后由钦心培雇了船，由耐铭陪同秋白到校任职。⑧

然而，综如上述，却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校名究竟叫什么？二、瞿秋白有没有在那里当校长？三、校址到底在江溪桥还是在镢子桥？

经我们查明，秋白任教的小学，原先是南宋理学名儒杨龟山（道南先生）后裔办在南祠堂内的家塾“道南书塾”（又称杨氏书塾），地址在江溪桥东堍。它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江溪桥又称江陂桥，学校初名私立江陂初等小学堂；又因办学

经费由杨氏义塾负担，当地人简称它“杨氏小学”。民国四年（1915年），教育部命令全国小学均改称“国民学校”，它又改称“江陂国民学校”或“杨氏国民学校”。⑨1986年上海出版的《瞿秋白传》说：秋白任教的杨氏小学，又叫“第七国民小学”，这显然有误。景云市曾有第七国民学校，它创办于1913年，性质为“市立”，校址在距江陂桥3公里左右的潮音庵，今属无锡县坊前乡春丰村。

关于秋白任“校长”一事，我们查无实据。据资料记载：该校1913年的校长为杨镜寿，1915年9月的校长是许若杞，1924年的校长仍为许若杞。⑩此外未见其他校长名字。许若杞侄儿许焕唐也说：若杞在江陂小学任职达数十年，长期任校长。按上述资料分析，许若杞1916年初介绍秋白进校时当是校长，不太可能随即将此重要职务交给初上社会的年轻秋白。至于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自述是“国民学校校长”，可能是回忆疏误。秋白少年挚友羊牧之也持此说，他表示当年从未听秋白说过当校长。可见一些文章说秋白“去无锡国民小学当校长”、“在无锡一个乡村里当国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或将江陂小学说成“只有他一个教师”，意即既当教师，又任校长，根据均不足。

1927年，该校迁至东北方向200多米处。如今，它已发展为拥有13个班级、近600名师生的区属完全小学了。原江陂小学的旧校舍大多已拆除改建，宽3尺6寸的校门也已砌堵。门楣上方原有直径各为7寸左右的10个圆圈，圈中用毛笔写着“杨氏私立江陂国民学校”10个大字，分成上4下6两行排列。字迹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铲除，残存的10个圆形仍然清晰可见。

1986年2月，我们在当年秋白的学生杨一慎以及郊区南站乡

文化站同志的协助下，找到了秋白执教时的课堂。据回忆，这是原杨氏书塾的一只三开间大厅，上挂“道南遗泽”四字匾额，两边有抱柱楹联（联句已难回忆）。南向为一排18扇落地长窗，窗外隔水天井的两端各种一棵2米多高的树木，根部筑有砖砌护圈。充作教室的大厅，原是供奉杨氏祖先牌位的，辟成教室后放四排课桌，正中和两侧仍保留着供案和许多牌位，只用布幔遮掩。每逢春秋两季祭祠堂时，则搬掉课桌，拉掉布幔。厅外的右侧为祠堂看管人员使用的“留耕堂”。

据75岁的杨一慎回忆：当年秋白是从城里乘木船到学士桥上岸，再沿着仁溪河边走一里多路来校的。当时学校的课程，设有国文、乡土、算术、书法、图画、唱歌、体操和缀法（即写作）等好几门，教师批卷以“佳哉可也”四字分等级，每天上、下午各上三节课。

学校所在的祠堂，前后有两条狭小的街道，南称前街，北称后街。现在前街已废，后街扩建成锡甘公路。校旁的江溪桥，也已将原来的小石拱桥改建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公路桥。一些回忆文章提及的“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源出自羊牧之老先生的回忆录。去年羊老对作者说，他是当年听瞿秋白提到此桥，但从未去过当地，因而和附近的学士桥谐音误传。据《无锡金匱县志》记载，上述两桥（江溪桥和学士桥）均属明代学士华鸿山所建，在同一条江溪河上，从未互用过桥名。

秋白在锡期间的思想变化

秋白在无锡谋生期间，正是他“经历家庭惨剧，饱尝人生艰辛”的岁月。原先，瞿家虽经济中落，尚靠在外做官的四伯

父和嫁在江阴贤庄（今属璜土乡）的大姑母接济。后来四伯父弃官闲居，大姑母又去世，经济来源断绝，坐吃山空，一家生活几乎陷入绝境。祖遗的金银首饰、金石书画等能变卖的东西，大多去换了柴米钱，连一些家具、衣物也进了当铺，甚至因交不起每月7元钱的房租，而不得不忍辱含垢搬进停放着许多族人灵柩的瞿氏宗祠居住。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秋白的母亲忧愁不堪。秋白天资聪敏，少有壮志，为分担母忧，只得来锡谋取职业。但不久母亲又因生活所迫，服磷自尽。这就失掉了维系全家的主心骨，以致人员星散，家庭消灭，未成年的弟妹们“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劳燕分飞，寄人篱下”。①诸多亲戚中，有寄予同情、怜悯的，也有感情冷漠甚至投以白眼的。这无疑使秋白遭到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开始看到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冷酷的关系，促使他过早地去思考社会，思考人生。这在当时他向幼年好友羊牧之出示的一首旧体诗《哭母》中，就可窥见其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瞿秋白后来在《饿乡纪程》中，也曾对这段生活作过如此催人泪下的议论：“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

秋白在无锡只担任了一个学期的课，到1916年7月中旬放暑假后便辞职离校他去。秋白为何要辞职？这除了经济上、生活上的原因，又和他的政治思想变化有关。

1916年，“城市国民学校主任教员月支俸膳大概20元左右，在市乡者月支俸膳多则15元，少则13元。”②当时在无锡米市上，

一担洋粳米价值5元2角至5元5角，一担新糙粳价值5元1角至5元7角。^③而秋白在江陂小学的月薪为10元（有些文章说：“阿双有了工作，每月可得20元”或“20元左右”，是不确的）。^④他的个人生活虽可维持，但由于要补贴弟妹，在经济上仍拮据异常。

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值民主革命力量和封建专制制度激烈较量之际。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虽然成立，革命果实却落到旧军阀、旧官僚的手里，人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5年5月，惯于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的袁世凯无耻地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底，又进一步复辟帝制，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

在无锡，则官场腐败，盗贼蜂起。江陂小学附近的江溪桥和学士桥，也连续发生抢劫案。如1916年1月在学士桥附近，七八个盗匪手持木器，闯进看坟的徐家，劫去现洋及衣服等物。5月底，又有盗匪二三十人，明火执仗在江溪镇上连劫数家，共劫走现洋、手饰等不下千元。^⑤连一向认为比较清高的教育界，也是弊端丛生。当时“景云市学务委员与学董竟将收领学款，不按数支放各校”，“不明教育，放款有弊”。^⑥而学校周围的封建势力也在肆意欺压广大农民。

这些国幸沦危、社会黑暗、民生凄惨的现实生活，深刻地教育了瞿秋白，使他对社会问题产生了“‘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从而开始去追求光明和希望，追求新的生活道路。他渐渐觉悟到：“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⑦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还悲愤地写道：“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

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⑧

可见，瞿秋白尽管在无锡仅任教半年，但感受到的社会内容却是极其丰富的，以致他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多处满怀情深地记叙着这段经历。当然，秋白真正走上革命道路，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才“卷入旋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⑨并于同年11月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一起创办了进步的《新社会》旬刊。

注释：

①②⑤⑭秦耐铭《秋白逸事》。

③④秦耐铭媳赵莹和堂弟秦铎五口述。

⑥⑦秦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

⑧华仲远么子华貽楠和钦心培堂侄钦以仁口述。

⑨见《谈三十年的中国学制》（1933年2月出版的《江苏教育》第2卷第1.2期合刊）

⑩分别见无锡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二期（1913年）、《秦氏学纪念录》（1919年）、《教育季刊》（1924年）。

⑪⑰⑱⑲《瞿秋白诗文选》第164页、30—33页、28页、34页。

⑫⑮《江苏教育行政月报》（1917年第6期）、1916年《省视学伍崇视察无锡县教育报告》。

⑬《无锡日报》1916年记载。

⑯《无锡日报》1916年1月14日、6月1日。